

西北掠影

通讯特写选

李战吉 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西北掠影

李战吉题



李战吉 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北掠影：通讯特写选/李战吉著. —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07. 5

ISBN 978 - 7 - 80714 - 415 - 1

I. 西… II. 李… III. 通讯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2427 号

西北掠影

——通讯特写选

李战吉 著

责任编辑 / 马映峰

特邀编辑 / 王 智

装帧设计 / 徐晋林

出版发行 /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/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

邮政编码 / 730030

电 话 / 0931—845487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兰州新华印刷厂

厂 址 /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 115 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数 / 484 千

张 / 31 插 页 / 2

版 次 /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 - 6000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80714 - 415 - 1

定 价 / 5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错误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小传

战吉，姓李。祖籍山东，长于北京。先后在陕北插队，东北当兵，北京做工。中国人民大学毕业，文学硕士。教过书，当过公务员，正做记者。曾任助理研究员，评为主任编辑，现为高级记者。草拟大量部队、工厂、机关公文，写过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，发表过不少新闻作品。著有《霓虹港湾——香港文化的源与流》《文苑拾穗——文艺理论集》《毛泽东文化思想》（合著）。现任人民日报驻甘肃记者站站长，甘肃省政协委员，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。被授予甘肃省白银市荣誉市民、甘肃省泾川县荣誉公民称号。

一座『中国梯田化模范县』的丰碑，记下了庄浪人『实事求是，崇尚科学，自强不息，艰苦创业』的历史。
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摄于甘肃省庄浪县（见《庄浪人的骄傲》和《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纪念碑碑文》）



在高高的夸父峰上，泾川人又播下了一片绿色。

2002 年 10 月 6 日摄于甘肃省泾川县（见《泾川人的自豪》）



骑着马儿上沙山——黄河首曲第一弯的沙化触目惊心！
2003年8月16日摄于甘肃省玛曲县（见《献给母亲一河净水》）



尽职尽责为百姓——侯殿禄（左二）在苦口婆心地调解民间纠纷。
1997年7月27日摄于甘肃省古浪县（见“优秀司法助理员侯殿禄纪事系列”）



在阳光明媚的山坡上，藏族女孩看到了什么？

2002年8月22日摄于甘肃省夏河县（见《今朝春蕾明日花》）



深山沟里，农民们正在修出通往希望的大道。

2000年8月12日摄于甘肃省庆阳县（见《一位县委书记的三件小事》）



坐在炕上，五保户夸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1996年4月28日摄于山东省胶州市（见《播种现代文明的庄稼汉》）



以史为鉴，走向未来——日本青年参观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。

1995年8月27日摄于哈尔滨市（见《走上“爱·友谊·和平”之路》）

献给生育了我的母亲
献给养育了我的人民
献给滋养了我的山河
——题记





序

战吉

作为人民日报驻甘肃记者站站长，李战吉同志已经在甘肃工作了十年。战吉同志将自己采写的新闻稿件优中选精，收集结成《西北掠影》并嘱我作序，我欣然接受了。因为书中所记录的是艰苦奋斗中的甘肃人民，也是作者甘肃情结的流露，我深为书中所记录的人和事及作者的勤奋敬业精神所感动。

《西北掠影》中，虽然写的不只是甘肃，展现的也不可能是西部发展变化的全部，但它记录和折射着时代的印记。改革创新、生态环境、民生和谐……甘肃在这些方面的进步和发展都引起了战吉同志的关注，都成了他采访和报道的对象，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土壤。

我以为，好的新闻作品，总有动人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既来自深入的采访和优秀的写作，更与新闻人的社会责任、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密不可分。看战吉的文章，无论题材大小，你都能从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追求和践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采写的不少报道，特别是《庄浪人的骄傲》《泾川人的自豪》等文章，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受到了甘肃读者的广泛赞誉。

读战吉的报道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动。战吉同志是北京人，千里迢迢、只身一人来到甘肃，一干就是十年。这十年饱



含着他对甘肃和甘肃人民的深厚情谊。他的情，是时代情，人民情，西北情。他把自己融入了甘肃，融入了甘肃人民，把甘肃人民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。也许这正是他的文章能够情文并茂、血肉丰满的根本原因。

战吉的文章，往往蕴涵着他的思考和研究，能够给读者以启迪。去年，他去天水采访乡镇职能转变，回来后，我就看到了他的文章。他依据了解到的丰富素材，把乡镇职能转变的途径和目标概括为“四个优化，四个转变”。这对于我们继续进行这一改革，就有着十分可贵的借鉴意义。

人们都说新闻是跑出来的。但不当记者，自然就体会不到“跑”的辛苦。记得有一次，他随我们去黑山峡和九旬峡调研。工地上，土路坑坑洼洼，路边就是悬崖。他端着照相机，跑前跑后地只顾拍照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跑得竟像个小伙子，以至于我不得不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入社会、深入基层、深入一线的不懈奔跑，才有了简洁凝练、鲜活生动、清新自然的文字和文风。文风来自作风，文如其人，此话不虚。

是不是可以说，严于责、长于情、善于思、勤于跑，不仅是战吉同志的特点，也应该是新闻记者普遍具备的素质呢？

新闻工作者是我们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。我们各级干部都应该爱护新闻工作者，乐于和记者打交道、交朋友，学会运用新闻舆论来推动监督我们的各项工作。实际上，包括战吉同志在内的很多记者的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，已经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。

新闻工作者也要扎扎实实地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记者应该努力成为学习型、思想型、研究型的记者。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新闻工作者，都应该而且可能从战吉同志的实践和这部《西北掠影》中，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，从而





在新闻记者这个神圣的岗位上，为甘肃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光 and 热，为甘肃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史谱写优异的篇章。

是为序。

2007 年 3 月 16 日

（作者陆浩为甘肃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）



读 战 吉

王慧敏

战吉嘱我为他的通讯特写集写篇前言，这可让我为难。无论从哪一方面讲，我都没有资格。

但是，要说了解战吉，在人民日报记者部我应该算一个：我俩都在偏远的西北驻站，他在阳关东面，我在阳关西边，一条河西走廊挽起了我俩。相似的民风，相似的区情，便让我俩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研读战吉！

初识战吉，我还在经济部做编辑，常听周围的老编辑念叨李战吉的稿子如何如何——当然大都是褒奖之词。于是便设法搜罗来看。一看，便生了景仰。这一景仰，便有了十几年向战吉学习的机缘。他的很多篇什都被我剪贴了下来反复揣摩。那时候，我还没见过战吉，私下里便认定，这一定是个骨头很“硬”的角色。否则，一个驻站记者，怎敢“犯颜”写“垃圾猪”？怎敢碰撞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写出“黄河”泛起的泡沫？又怎敢写桥梁垮塌背后的是是非非？

第一次和战吉面对面，是2000年春。那一年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，报社决定由经济部和记者部联袂报道各地落实情况。我自告奋勇到甘肃，因为心里有个小九九，和战吉合作定会轻松不少。



果不其然，这次采访，真真是受益匪浅。按照报社的要求，报道要突出现场感和时效性。报纸预留了版面，前方记者必须边采访边写作。

急就成章，对主题选择、角度把握和材料取舍，就有了更高的要求。记得第一篇稿子反映的是兰州市“退耕还林”政策的落实情况。那些天，一向干旱的陇原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。每天一大早，战吉便带着我钻沟串梁。我很惊讶，在大都市长大的他，能一盘腿就坐在农民脏兮兮的炕上，聊到大半夜。说到苦焦处，农民眼眶里有泪，他眼里也有泪。

于是，我认定他很“土”。

“土”的战吉，却偏又能写出很雅的辞章。这让我又很惊讶。

“炼”意、“炼”章自是他的长项。战吉还非常注重“炼”字。用字斟句酌来形容，绝不为过。记得“退耕还林”那篇文章写完，起了若干个题目，他都不满意。嘴里嘟囔着：“让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”蓦然，他眼睛一亮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改成《雪舞荒山绿满心》如何？”

不错，确实不错！不但切题，且一个“绿”字，境界全出。那一刻，他激动得像个孩子。

他说，现在，不少记者不重视文字，认为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。这就造成报纸上的很多文章不耐读。是的。文章不耐读，你宣传的思想和观点能入脑入心吗？他告诉我，他曾写过一篇反映泾川县生态建设的稿子。采访那天，落着蒙蒙细雨。原文里写道，看着自己承包的荒坡上长出的一片绿色，那位农民“脸上的笑意随着雨水流到了胸间”。可惜的是，文章出来时，这句话被删改了。编辑这样解释：笑怎么能流到胸间呢？为此，他惋惜了很久很久……

正是得益于战吉的“土”和“雅”，那组稿子我们写得很顺



利，还获得了报社的好稿奖。

“土”体现的是“伐恶效狮吼，逢善魂相就”的记者良知，而“雅”的背后，则是“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艰辛磨砺！

转眼，战吉在甘肃驻站已整整10年了。甘肃，在左宗棠给光绪帝的奏折中称“苦瘠甲天下”。这位平定了“阿古柏之乱”、还西陲安宁的中兴名臣，对“苦瘠”却束手无策。要求“各省协济”，不然，“无所尺寸仰仗”。就新闻职业而言，甘肃也远远称不上“肥沃”。然而，仰仗着“土”和“雅”，战吉在这片“苦瘠”的土地上，种出了《华亭的变迁》，种出了《今朝春蕾明日花》，种出了《庄浪人的骄傲》《泾川人的自豪》……也种出了一片“人民日报记者林”。这片林子背后的故事，我听很多人提起过，我用一个词来形容：荡气回肠！

常听人说，新闻是速朽的。那么，看到那片茂密的林子，还会有人这么说吗？

现在，凝结着战吉“土”和“雅”的文集出版了。我有幸再次研读了一遍战吉，得出这样的感悟：只有做到“土”和“雅”，新闻之树才能葳蕤常青。

于是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：像战吉那样“土”下去，“雅”下去。而不要做一棵才长了半尺就想结穗的谷子。那样，尽管穗形看上去也很风致，但谷粒终究是瘪塌塌的。

2007年3月1日于乌鲁木齐

（作者为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站长）



写在前面

古人云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他们给人生的价值排了个顺序——最高的是动脑瓜子，当个圣人；其次是舞枪杆子，当个军人；最低的是耍笔杆子，当个文人。显然，写作已经矮了两等。而自己选择的又是易碎的新闻，是最不招眼的码字一族。

到底是文人的积习难改，总想给社会、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东西。无非是想说明自己的一生没有白过，自己的玩意儿还有那么点儿意思。这不，对着记者生涯积攒下来的一大堆稿件，又忙活起来了——编选一个新闻集子。

按说自己在近二十年的编辑、记者人生中，也生产了不少文字。最省事的办法是归拢起来，先按照消息、通讯的题材分分类，再按照时间的顺序排排队，一本书也就大功告成了。但是那样一来，往好里说，就会鱼龙混杂——如果存稿中还藏着“龙”的话；往孬里说，就会集纳一堆文化垃圾。

既然不愿意误人子弟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丢掉了那些时过境迁的消息，专门收集还有一些价值的通讯特写。在通讯特写中，又挑来选去，剔除了那些浮泛之作，精选了一点儿今天看来还有一些意义的东西。这就是留存在这本书里的一百零八篇稿子。

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地方，除了北京，就是甘肃。最近的十年里，采写的对象是陇原大地、甘肃人。按照新闻活动的时间和地点，我把集子里的新闻作品分成了上、下两编。上编是在甘肃写、写甘肃社会的文章，下编是在北京写、写全国文化的文章。因为自己到甘肃，是驻站记者，任务是报道驻地的社会生活；来甘肃前，是文化记者，工作是报道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化生活。



在编排文章的时候，我打破了时间顺序，采取了内容分类法。按照文章涉及的社会生活方面来归类排序。这样做，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。一类内容的文章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单元，便于集中阅读，便于统一把握，便于比较对照。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在一些通讯的后面，作为附录，编排了与之关联的消息，以便读者掌握更多的相关信息。

上编的排序依次为：群体风貌、改革创新、生态环境、事件调查、经济建设、政治文化、教育科技、典型人物。

下编的排序依次为：精神文明、文化建设、文化市场、艺术创作、文学创作。

如果把上下编作为本书的一条腿，那么它的另一条腿就是外编。

外编分为报道反响和采写体会两个单元。第一单元汇集了部分报道的社会反响，说说这些报道在当时产生的社会作用。第二单元收集了自己撰写的几篇采访和写作的体会，说说这些报道的采写初衷。把体会作为新闻集子的内容编辑入书，似乎与体例不合。但是我想，这种安排，一来可以让读者通过社会反响加深对文章自身的了解；二来可以让读者清楚这些文章的采写过程，进而得知作者的一些新闻主张和采写经验。

书中汇集的通讯特写，绝大部分都在报刊上发表过；为了反映新闻写作的全貌，也收入了几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见报的文章。发表过的作品，都经过编辑的修改。一些篇章经由删改，增色不少；也有一些篇章由于版面限制等原因，被砍削得伤了筋骨。这次结集时，能够找到原稿的，全都恢复了原貌。这样做，一是保证了公平——对改得好的篇章，不想贪天之功，对改得差的败笔，不愿以短示人；二是保存了文字的原生态，以备有心人对比参阅，因为作品发表时的形态尽可以从报刊中查寻。为此，每篇文章的后面还都注明了出处。

书中所选文章，绝大部分为作者独自采写，文末“出处”中不再另加注明，以免画蛇添足。少数文章是与别人合作的。其中，大家都参与了采写、修改的，则注明“与别人合作”；一人为主的，则注明是谁“执笔”。之所以如此，无非是想坦坦荡荡地做人做事做文章，免去些是是非非。

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”作文度日的人有他的乐趣，也有他的无奈。一生的笔墨，倘若能留下一两篇、一两点，就已经不易了。譬如大千